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七

温琬陳留清虛子作傳

都下名娼以色稱者多矣以德稱之者甚少焉余聞琬為士君子共稱道久矣又曰彼娼也不過自嬌飾以約譽為詐於善何益思識其面一見之其奉動則有禮度其語言則合詩書余頗嘆息之會有人持數君子之文託余傳於世其請甚堅余佳其文意深密士君子固能通曉第恐不快世俗之耳目焉予實京師人少跌蕩不檢不治生事落魂寄傲於酒色間未始有分毫顧藉心于功名事業也故天下不聞予名



而予亦忌名之聞於人丁巳冬有人河內休父惠然見訪屬予為溫傳溫生子亦嘗識其面目接其談論慕之矣義不可辭然予切嘗以為大凡為傳記稱道人迹善者苟文勝於事實則不佳近鄉愿後之讀者亦不信反所以為其人也累乃直取溫生數事次第列之非敢加焉且以予之性荒唐幻沒如此是傳也亦喜作非勉強也因目之曰甘棠遺事熙寧乙巳仲冬瀚日陳留清虛子序

甘棠娼姓溫者名琬字仲圭姓郝氏小名室奴本良家子父遠遊商致和中得風痺疾暮年破

損死子嗣亦甚貧徒四壁立母氏以不定息才李輒死乃委琬養於鳳翔其妹之夫郭祥家而隻身也寓邸中流為娼婦人亡琬情柔意閑雅少不嬉戲六歲則明獻訓以詩書則達旦不寐從母授以絲枲訓篤甚嚴琬欣然承暇日誦千言又能約通其義喜字李落筆无婦人體道渾且有格嘗衣以男袍同李与之居積年不知其女子也鄰里或謂之曰郝氏有子矣久之郭祥曰與從母議曰此女識量聰明苟教不輒數年間迤邐能通曉時事第恐有異志累吾教矣遂

取所讀書文止使專於女事琬既心醉詩書深
知其趣至於日夜默誦未嘗已和睦敦重九族
說之從母氏鍾愛不異己之子十四歲乃與議
媒妁來求足迹相躡遂擇張氏之子某者問名
納綵者即在朝夕而母朱氏來名初不歸之復
訟官乃寢其婚琬是時陰母氏之謀因默自言
曰琬少孝讀書今日粗識道理盡姨夫之賜也
將謂得託身於良家以終此生也薄命不偶一
至於此因泣下悲不自勝遂東還陝侍母因寓
府中琬見群妓麗服靚粧以市廛內為荒穢之

態旦暮出則倚門皆有所待邂逅而入則交臂
促膝淫言諛語以相夸尚切自為計曰吁我苟
不能自持入此流不頃刻耳嗟念恨不能自翼
以避之又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識
禮義知其所先也傳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的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則恩之重無過父母章：明矣琬之生九十有
二月而誕

既誕愈年不幸父母以天年終而琬无長兄致母氏
失所依倚食且不足飽腹不之飢衣且不足煖體之

寒又所逋於人者幾三十万苟不圖以養轉死溝壑
有日矣琬若婦人直自謀之善耳親將誰托哉豈獨
悖逆於人情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自
存乎此圖以償之則又曰琬一女子也功業下
又不能奉箕箒於良家以活其親而復瞻碩
名之榮辱為念使老母竟至於飢餓无死所則琬雖
感慨自殺亦非能勇者也復何面目見先祖於地下
耶屢至泪涕猶預不能決未幾會有賄母氏求於琬
合者知情必不可免也往以前日之念自是流為娼
性不樂笙竽惟日沉坐惟喜讀書揚孟文選諸史典

名賢文章率能誦之尤長於孟軻書嘗自言琬少時
最忌蚊蚋每讀書輒俱忘暑之酷汗交流至踵亦弗
他之顧也夜則單衣諷誦必過更家人固請乃略就
寢及旦復然有未解之者琬則對以琬之性愚素不
喜他技厚謝之揖使退又嘗孝寫字寫書每日有求
寫牘箋者琬熟視一揮而成若有神助於是染指間
郡將知之欲呼琬官籍而籍而辭以不笙歌不足以
備尊俎歡太守乞以其女弟占籍乃數累如此然郡
邑閩蜀秦晉之地舟車商賈之輳聚金玉錦綉之所
積肩摩車擊人物最盛他州而督司官屬往來過客

不斷如府中无事遊宴之樂日多繼太守熟琬名會
有客至府在則召之琬凡侍宴從行止一僕携書篋
筆硯以隨遇士夫縉紳則孟子以寄其志人愛之
始琬不孝吟詩太守張公靖常謂之曰歌詩人之所
難古君子莫不有作尔既讀書不孝詩何以留名琬
退而編詩獨喜李杜如李絕句已有文彩成倫理未
嘗師也人他日見太守曰琬已孝之矣太守命題執
筆而成深暮而敏且膽由是間或席上有所贈答多
警句閨中以玉淮甸人爭傳誦於是又有詩名愈
盛同列者疾之每太守与過客會出題賦詩或問以

孟子則衆環指目伺隙非語毀之琬處之晏然曾不
矚頽之琬於孟子不能獨造義理太守常背其書以
奉則應声曰是篇也在某板之某行上故太守張公
誦之詩其尾有桂枝若許人佳拆應作甘棠女状元
之句時宰相司馬光君矣請告焚黃自外邑而來肅
正府下郡將以宴命琬侍君實陝人也久知琬而未
之識因頽問曰甘棠乃光之御里也聞娼籍有善談
孟子者為誰主人指琬以對乃詢其義謙避不冑應
固問則曰孟子幾聖者也琬何人詎敢談其書久促
之復曰琬婦人也對大儒而言孟子挾泰山以超北

海不量其力不知其分者也君實喜頌謂主人曰君子識之婦人其謙能然太守尤悅待之益厚後竟使係官籍琬自流為娼所與合者盡當世豪邁之士而厥母始為一商所挾日夜沉寢三月一出醉來常醒致琬所接士惡之足踈踊門者琬已而謀曰琬既然沉為此輩苟不擇人而與之游徒喜輕才薄義才子富商巨賈之倫志乎利而已則與俗奴笑則雖殺身不足以滅恥况為娼而唯母氏之制則不得自由又所接者必利而後也當自圖之君數日乃潛匿於郊外庄曾家為易衣服權之使人為兄弟乘一蹇馱類

流民西如鳳翔既而太守求之令下甚急行次潼關守吏因止之曰郡失一妓太守傳檄捕方急尔非守以言訐之遂得脱去至鳳翔繞定居而遣僕於陝曳其事太守訪得之掠諸訊苦昼夜備極不堪乃具言之遂移文鳳翔攝下琬不免隨謹而至此始至衆以為太守怒必被刑群妓注。私相賀及至庭下太守問曰何故而去琬對曰以非公私故而去言甚悽愴有頃太守頤左右審之左右有知其故者以實對太守愈喜然以妓之有故不脱籍輒他去者例不許乃出金贖之免琬既歸浚容言母氏過荷太守慇懃今乃

復來非欲還也今日後母氏格前日之非可矣不然
琬五日內復去此去雖太守名不還也今雖之加刀
鋸弗顧也有以亮之母氏泣且自今後果絕高者息
愛如往時琬居手不釋卷非太守名未常出門閨後
既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叫頻數日不得在
家頗廢書願脫初未有略其家自是亦稍富之乃欲
適人以遂初心屢白太守，琅之坐間因命賦香
篆詩曰

一淒香烟倚席浮

瑞香濃賦逸賢侯

還同薄命增惆悵

萬轉千回不自由

太守識而喜之然中不听其去尔後太守交代乘其
時謁告挈母氏骨肉徙京師即丞為右軍訪得之而
係其名所居并隣良家大門常關閉罕得見之是以
角勝焉无其名而誓不播皇都復欲見而不愛者性
、謗之盖所接者才一兩故人而已居數年後求去
籍遂請始与太原王生有舊乙卯中生戰交址沒於
兵間琬聞之至深慟召哭又率浮屠者誦經累日以
薦生、天之果人欽其能全息義其故人甘棠清虛
子常赴調抵京師訪其友西河希言語遍及琬始末
之操希言驚歎且喜翌日為長書遺清虛子今姑錄

其畧曰某聞天下談說之士相聚而言曰從遊蓬蒿
島宴挑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娼家女也處幽邃
之地其言語動作不過閨門之內目顧手挽不出於
衽席之上而已矣夫何以得此奢於天壤間哉其以
色而後文耶抑復有異乎或謂其善翰異頗通孟軻
書尤長於詩筆有節操廉恥而其自待不以娼之輩
交友游宴而礼息然雖士君子不能遠過平居所為
崇重徑時足未常踐外應居亦不識其面又所與契
者尽當世豪傑之士必於輕浮環浪之狂子弟皆望
風披靡而不側目以矚視其然耶其不然耶僕切傾

慕之家世居京師、之娼最繁盛於天下僕無不
登其門而觀之者又嘗侍親遊四方、之妓一
皆審較其優劣視其所得察其所操如仲圭者實未
有之焉是以日夜孜、思慕一見而逸先殫錄可往
不勝飲渴瞻向今至茲者竊聞足下与之游有日矣
又且御里人也其於為人表裡不可以尽知之說淡
者果其虛言也其果如僕之所聞耶果如僕之所聞
則足下為沼介僕將謂之僕嘗謂天賦陰陽之粹以
流形於區域間喙手而爪蹄而走翼而飛者皆
不可謂之人流、之生有性斯有情雖愚者與同焉

誰不欲開口而笑以傲區區之名利潛心而靜心靜而安以忽夫死生也若鄭子產知公孫丑為亂而不識其為真人禽滑釐聞端木賜狂而不知達士夫仲圭之賢世固知之矣不待僕言而後知也僕何人哉誰敢接近於真人達士耶雖先孟子之書取一賢之言可效可師又焉得自異而不法之哉且夫蓬島桃源之跡與俗世之事其不可相比侔幾天地之懸也議者乃顛彼之樂而求一見仲圭之面一接仲圭之談則仲圭之所以負荷膺得是吝者且如何也僕固拳焉丁巳孟冬晦日與君實同造其館希言世居

京師未能識人一見故如夢未曾有見知前書所聞且非妄吝琬有詩僅五伯篇而自漏為一集好才者切去後進吟百首乃不肖類成者孟子解義八卷辭理優當祕未常示人非篤友不得聞其說有求觀其秩者則尽已見後而釋之於道固无謙讓云然名藩大府多士如林聞之曰是自眩其不知分也况琬婦人也而釋聖賢之其義固不足觀也予始止常為一秩自其上曰南軒雜錄其間九經十二史諸子諸家自兩漢以來文章議論天文兵法陰陽釋道之要莫不悉備以至於性古當世成敗皆次之常日披閱該

博遠過承季之士其字頗為人推許有德之者寶藏
珍重不啻金玉就染指書尤極其妙昔為人愚性雖
不喜謳歌或自為辭清雅有意到人所不知極之地
信其才然或人求其所書則拒應曰德成而上藝成
而下琬於此不願得名也其謙遜間惠形而為言率
皆類此云至於微言片善著在人耳目銘在人心腹
者固非筆舌已尽述知者其默而識之琬今日尚寓
京師清虛子曰韓退嘗有言曰欲觀聖人之道自孟
子始温琬區區一娼婦人耳少嗜讀書長而先解究
其義亦可愛也就中誠鮮嚴於天下且觀其施設措

置是深明向道何以於此噫其生不適子家之多難
以失身亦不幸矣惜哉使其身歸於人得成其節操
天下稱道在史策也豈特言傳之所能尽耶姑且叙
其畧云甘棠遺事新錄

張宿胡賓枉殺張宿報

慶曆年間殿直張直受命湖南軍前討蛮属宿胡賓
麾下胡為將也嘗謂軍吏曰使吾平地破此賊如摧
枯朽耳命宿將兵數百人入賊洞覘賊虚实宿引兵
深入為盜斷後踞危嶺在前進退皆不可宿激勵士
卒曰今日之事非只為功名富貴也臨此絕地若不

賤血爭戰死一人可還者也既所爭在命各宜奮勵
死戰士卒於是爭死赴敵盡賊掘高木石交下士卒
所傷甚衆宿乃引其兵回爭歸蹠賊扼隘勢不得過
宿揮戈當前力戰自寅至午宿中殺者百人宿之兵
亡七八矣宿大呼曰使吾更得百人可以脫身又戰
身被十餘槍墮澗下宿之盡亡宿三日方歸營胡責
之曰兵盡亡而獨歸何也宿為人氣勁語直言曰宿
所將兵纔二百人耳深入溪澗吾被斷歸路宿勵兵
力爭死戰殺傷人千吾自手殺者百人吾兵雖沒不
足以報國也吾今自身被重槍者十餘墮澗下將軍

何酷之深也語言剛毅曾不少屈胡大怒命左右斬
之宿引手攀棖哭曰將軍貸賤命我必立功報將軍
死於此不若死於賊則吾之子孫當蒙恩澤可以養
老母及妻胡愈怒叱兵擒去宿攀棖木拆乃行宿出
門叫屈言云若有神明吾必訴焉後日胡如廁見宿
立於傍胡叱之曰尔安得來此曰吾已訴於有司得
報子矣胡但陰默自嘆不久胡引兵入洞証蠻大戰
得退胡又深入過溪見宿行於廁前胡自知不免又
力戰乃陷軍尽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七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八

甘棠遺事後序子醇述甘棠詩曲

丹丘蔡子醇述

熙寧丁巳季冬之吉友人河南張洞端誠相訪出清
虛子為琬傳示予曰清虛子雅厚君子也居常不
妄毀譽今為此傳事節首尾頗得其真惜夫尚有闕
漏者我為子言之為我補之琬善最談語每與賓友
對席禮自雍容嫵妲婦娥之思寔天賦與爾而非強
使然非道義之言非悠久之語曾不出諸其口其言
語若置齒間優游閒雅其音清響且和而圓傾耳以

聽歷、如聞鈞天之樂粲然又若錦綉之美以輝、
手人耳目默而探其意周旋斲散終不出於禮義之
場多孟子之書知友間或持身制行手非僻者常親
寫孟子文足以為戒者予之與士大夫預坐雖手居
人素推其能辨者聽琬言往、傾耳瞪目低首鉗舌
縮手袖間而不敢酌吞何則彼聽之惟恐不暇詎敢
恃已所至昭、然強巾之角北清虛謂琬能詩多警
句信矣予嘗訪得琬詩僅得三十篇所言皆有意思
不徒發耳

寄遠

小花靜院東風起燕、鶯、拂蕊李斜倚江牆
卜遠人樓外青山幾千里

寄情

即在溪西妾岸東雙眸寄恨託溪風待郎行
溪邊路笑入垂楊避釣翁

咏蓮

深紅出水蓮一把藕絲牽結作青蓮子心中苦
更堅

咏荷

魚戲浪塘濶龜巢翠蓋圓鴛鴦偏受賜深處作

雙眠

咏菊二首

碧玉枝橫輝砌檻黃金藥可薦
盃盤陶潛素有東籬具莫與群芳一樣看

又曰

簇金雕玉開玲瓏心有清香分外濃
蜂蝶盡從嫌冷淡陶潛不肯愛芙蓉

述懷

多情天賦反傷情深閉幽窓倦送迎
莫笑區事章句不甘通韞擅詩名

免舞研鼓曲

不舞棘塗青黑不惜羅衣換戲衫
節拍未明身不憤忍笑庭下露卑凡

和雪景直初冬喜雪

六

卷景直奇伶漫數片入羅幃擁炉公子

温

酒寄

將軍捲戰旗笑拍旋消携手處仰

看无

並頭時尽知感名歸賢牧闔境人心物

態熙

泛舟

醉擁笙歌綵艦搖落花飛絮撲蘭撓
碧波行處

新荷小鷺起鴛鴦拂画橋

尋扇

架頭輕拂隔年塵隨手清風快大賓願得不遭
秋弃擲團圓常作掌中珍

探春有意

縱步來芳圃尋春亦有功雪消梅蘂白烟淡杏
稍紅牋管吟情處池亭物態融去年人不见无
緒逸幽叢

偶題

暗喜亭花上喃喜鵲來良人在何處雲雨滿

陽臺

大寒偶成

公閣呵纖手濡毫浩凍絲友粧唯有酒誰為暖
輕肌

雁字

飛來絕漢三千里寫破晴空三四行點昼不精
難入昼應難染指獻公堂

對月獻書

素月流天愛者多月光照處匪偏頗姮娥若沒
懷春意目甚隨人不柰何

書懷

鶴未遠鷄群松稍待拂雲憑君觀野草內自有
蘭薰

述懷寄人

分手長亭後音書更杳聞離愁應似我况味不
知君玉筓寧无恨蘭猶別有薰攀思共明月心
緒正紛紜

雪竹

一簇脩篁小檻中可堪和雪更玲瓏數枝壓亞
尤增秀莫惜輕消命昼工

雪夜觀月

天寒雪月相輝映此夕家、尽玉堂梅老不收
千里艷桂新推出一輪香詩心換曉吟晴景木
凍搖風拂冷光天上人間都作白餘輝思借讀
書房

初冬有寄

萬木彫零若接高獨凭欄滂幃良夜永誰念怯
輕寒

和劉景初園亭

養恬高士壓塵籠一簇林亭氣鬱叢漉日管絃

皆雅嚴滿城車馬
盡交通小舟輕泛
泉飛碧秀水橫空
葉墮紅闌說留題
詩版處愧將狂裴
廁名公

錢王彥輔

右曹固久稱其政
莫壓金將較秘文
他日玉堂連燭引
庸衢霄壤頌清芬

送監酒呂延評

趨承階所蒙存碩
丹拜軒中悵別離
駟舍酒醒霜月曉
淚痕無路到門楣

咏落花

費盡東君力
无情一夜風
鶯聲莫相薄
秀實枉春工

題華山

終日華山前
為愛拳拳好
多少愛山人
不見山空老

席上賦太守流盃

遠坐水公山下
澗盈罇酒泛
挂中漿棠郊
不是淹留地
紫詔行飛且
引觴

芍藥二首

桃李開時
英未吐
輪蹄方之
始
卷攢嘉名
一種

清香在未肯將心愧牡丹

又

首夏群芳色正殘
玲瓏千葉照盃盤
主公好事偏相惜
怕損纖枝剗曲欄

琬此詩甚多予得之者漫此兒篇耳琬聞已適不憚改輕才好施士有逆旅窘困者輒名贈予或辭不受必宛轉致使有所濟則喜形于色事其母極仁孝而臨事能自處不拘於今之制凡樂稱道人之善予每以言之試之未嘗有傷妬之心嘗謂娼者固冗藝之妓也有不得已而流為此輩所以藉賴金錢活其生

養其親而已矣既有所籍則不可以无取、之有道得之有義是故君子之所貴焉今天下之娼則不然奉性乎淫而志乎利者也且求能少識夫就義理者寔鮮且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逐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腸相示指天日泣涕誓死生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計錐刀之利稍不如意則弃舊從新曾不知頽間有蒞官君子承李士之深惜名節者亦甘心焉折身下首割財損家極其所欲而後已此雖夷狄禽獸之所不忍為其人乃自視以為得意噫幸而不遇豪俠之客也拂其頸衝其胸

办其軀切其肌懸頭竿杪塗血於地上之甌乞姑免
矣聞温琬之風者可无愧而自抑焉料清虛子傳意
存諷誦殆非苟作欲人、致於善地耳子喜而听之
曰子之所言其不妄也予文鄙又不能增飾柰何端
誠笑而對曰增飾則未免乎偽也姑述張君所道而
叙其实甘棠遺事後序云

汾陽王郭子儀床下二鬼守公馬

汾陽王未貴顯時一日有故宿郊外田舍家月色朦
朧田翁家垣籬踈缺公繫馬於茅軒前公獨卧不成
寢或問燭下有人嗽声不見其形又榻下有人呼燭

下人曰吾二人各直一更至夜後有人盜馬出壞垣
外公欲呼田翁俄床下与烛下人匍匐而出擊其盜
曰尔何人俄敢盜汾陽王馬奪其馬以歸公連夕不
寐達曉乃去公後有大功累加尚父女適公候男尚
公主門下吏俱為卿相僕使建節者数人居家三百
口二十年无絲麻服唐室第一人也

一門二相象正一門二丞相

本朝大丞相吕公蒙正大丞相夷簡一門二丞相二
十年居政地鈞陶群品連幹元化四夷畏服天下一
和終始一節玉立无玷曳青紫者盈門嗚呼盛哉本

朝丞相賈黃中承相昌朝一門二相公在鈞軸百僚
條奉卿士大夫各安其職天下稱為賢相美哉

錢賢良本朝承相應賢良

大宋錢易內翰賢良登弟子彥明逸連捷大用明逸
奏云兩朝之朝間相進者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
兄奉者榮之錢氏自泃土內附藝祖遇以殊禮延其
世異諸里今得食者環郡縣加之以文李取顯仕世
不乏人盛哉

一門六內翰 呂文穆父子相進

本朝承相呂蒙正文靖公子公弱公著公蘊公需為

脩歷起居後為翰長有名德進者甚盛者未之有也

一門樞相陳堯咨兄弟之盛

本朝承相陳堯咨狀元登第自長作相堯佐復狀元
及第作相三弟堯叟第二人及第作樞密使一門二
狀元二宰相一右相一門何盛乎聖朝一家而已

三元一家王馮揚三家之盛

大承相王曾青州解元南省，元殿前狀元樞密馮
京鄂州解元南省，元殿前狀元楊季士賞開封府
解元南省，元殿前狀元本朝太平百餘年文物最
為隆盛數踞得人推進士為上第天聖三年漢三人

耳進之者必洪李大手筆之士進者及何甚稀也

兩元一家黃庠范鎮作二元

黃庠州解元南省、元范內翰鎮國李解元南省、
元范公文李有重黃公省試後卧病月餘唱第後方
愈卒登其鄉才李優粹先為議者所惜百餘年二人
不亦少乎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八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九

夢龍傳曹鈞夢池龍求救

大宋天聖中曹鈞郴縣人也其先遠挺秀公以豐功
偉績守白州刺史除南安節度使高曾以來皆守蕃
寓南海焉洎乎子孫承裔文武立身世於晉受永業
西湖堂建書院藏書万卷俎秀儒風友朋自遠方來
者悉瞻以朝昏之美推以寒暑之服前後相維數世
書堂即基於西湖塘之幽奇淵海之所也曹氏以家
富貴日善延慶遠方擔登是邑橫涇者盡蓋求李焉
功業成就辭門應選登第科者十有八九成就溫習

所暇或泛海漪連短楫輕舟吟烟嘯月一夕因風清
波息景寂人移夢有一老人白衣述素昧之志曰我
即非世人乃即郡塘中龍居此塘惜其澄澈志以門
於其致雲雨之期皆從天命免鱗甲枯乾之慮實藉
水源未報厚恩輒露底蘊知君勇義必救唯危明日
午時西北有陷池龍來茲小戲慮失大撓夙知即君
善於弓矢可相救乎曰可則若為審其彼此焉彼龍
為青牛吾為如之吾以素帛纏身但腰有白者即吾
也願細別形儀幸无悞失曰余射雖老幼敢不從命
叟乃辭去及眠竟覩光明燦爛舟中明月皓然覩斯

形不久聞鷄唱乃能記人事思夢中之由尚髣髴見
老叟形影未滅至其時不違所託挽弓於塘側伺之
未移時見二青牛於平川中聞酣挽弓流矢乘其俱
青者膊於是白腰者勝既有強弩鼓其餘勇逐龍過
岡原而无所覩矣是夜三更叟謝曰君善射真弓猿
手也而欲相報擬須何宝曰僕自處人世酷愛詩書
不重寸璧者以珍宝幸不介懷惟願子孫不離鄉邑
而榮也叟曰不離鄉邑而榮者何曰都押衙則軍州
之最也叟曰吾之所為一何劣哉對曰知足下不辱
叟曰善哉吾常聞以約失之者鮮矣即即君之謂天

下不奪人頤不能副其志保浸郎君去世，相避矣
其後果如其言是知報恩龍神可託

仁鹿記 楚元王不殺神鹿

殿直蔣彥明誠之地理志云楚有雲夢之澤方一千
五百里東有仁鹿山仁鹿谷仁鹿廟世數延遠莫知
其端余嘗游湘共衡下洞庭入雲夢詢諸古老莫有
知者因遊岳陽見休退崔云長官且叩神鹿事公曰
吾得古書于禹穴所藏新書探而得之子為我偏集
成傳余既起獲其書乃許之楚元王在蔚林凱旋大
獵於雲夢之澤有羣鹿方餘趨於山背王引兵逐之

晚鹿陷大谷四面壁立中惟一鳥道尽曲河入王曰
晚矣以兵塞鹿歸路明日尽取此鹿天賜吾搗軍也
既曉王令重兵環之谷中王自執弓矢有一巨鹿突
圍而入至於王前跪前膝若拜焉口作人言曰我鹿
之首也為王見逐奔走逃死无地今又陷絕谷王欲
尽取乞王赦之頤有臆說惟王裁之王曰何言也鹿
曰我聞古者不竭澤不焚山不取巢卵不殺乳獸由
是仁及飛走鳥獸得以繁息舜積仁而鳳巢閭湯去
羅而德最高人与鹿雖若異也其於愛性命之理則
一焉吾欲日輸一鹿与王則王庖之不虛吾類得以

繁息王得食肥鮮矣若王尽取之吾無噍類矣王將何而食焉於王孰利也王宜察之王乃擲弓矢於地言曰汝亦王也吾亦王也汝愛其類何異吾愛其民傷尔之類乃傷吾之民也王乃下令云有敢殺鹿者與殺人之罪同王謂鹿曰尔歸告尔類吾將觀尔類之出谷乃先令鹿行王登峯而望焉巨鹿入群鹿中如告如訴巨鹿前引群鹿相泛吻而和鳴出谷王嘆惋還國後王軍伐吳不勝而還吳王復侵楚王與吳戰又失利楚王乃深溝堅壁以老吳師楚多為疑兵然吳兵尚銳楚王深慮焉吳軍一夕还营若万

馬奔馳吳軍為鄰國救至乃遁去楚王明日逸吳營見鹿迹无数環其营王坐郊外見向巨鹿曰今日乃是報恩焉吾承月黑引万鹿馳逸其营彼必為救至乃遁去王勞謝曰今欲酌子又欲何物鹿曰我鹿也食野中而飲溪水又安用報願有說也楚舍九澤包四湖回環万里負山背水天下莫強焉加有山林魚鹽之利蝦蟹果栗之饒苟能善脩仁德勤撫吾民可坐取五百彼不修仁義毒其人民王從而征之彼取將開門而内吾軍此不戰而勝言者也王不修仁德而事征伐向吳之侵楚乃王先伐之也何不爱民行

仁義坐而朝天下豈不美也王曰善哉王曰吾為子
立廟以旌尔德乃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谷廟
曰仁鹿廟

鰐魚新說韓公為文祭鰐魚

余嘗讀唐書韓文公傳云公元和十四年謫官潮州
前史公為惠鰐魚為害公作文以牲投惡溪之潭翌
日羣鰐相隨而徙於海才三十里而止余甚疑焉夫
古之善政所感虎去他州蝗不入境者有之矣以公
之文孝政事宜乎驅鰐魚而去其言三十里而止卒
不能入三十里內余惑焉熙寧二年余有故至海上

首詢其事又欲識鰐之狀會有老漁詳言其實云鰐
大者數千斤小者亦不下數百斤水而伏山而孕卵
而化其形蟹目角龍身鰐足用尾取物如象之用鼻
焉蒼黃玄紫其色不一方其幼者居山腰岩腹之下
其卵百余大小不一能為鰐者率二三他皆或鼃或
鰻鰐之遊於水他魚不可及沂流順水俱先其魚羊
豕猪犬之遊於岸者鰐潛其下引尾取而食之民被
其害余又問老漁韓公譴鰐而鰐去止於三十里乎
漁曰熟門大父言云韓公親為文遣衙吏史濟臨惡
溪之岫陳牲讀文不久一巨鰐出岫下濟惧尽以牲

文報水中遽往回視鰐啣其文而去是夜大雷蒼雲
蔽溪水窮於溪者无患焉史云三十里者率其迹而
言也一日漁者得一乳鰐於海上長不滿三尺其狀
皆如老漢之說鱗角間有芒刺手不可觸其狀固可
惧况其大者乎

朱蛇記 李百善救蛇登第

大宋李元字百善鄭州管城人慶曆年隨親之官錢
塘縣下元赴奉泛舟道出吳江元獨步於岸見一小
朱蛇長不滿尺赭鱗錦腹銅鬣紺尾迎日望之光彩
可愛為牧童所困元憫之以百錢售之元以衣裹歸

沐以蘭湯浣去傷血夜分復放於茂草之中明日乃
行元明年復之隋渠東歸再經吳江元縱步長橋有
一青衣童展謁曰朱秀才拜謁元觀其刺稱進士朱
浚元以其声類乃冠帶出旣揖乃一少年子弟風骨
清聳趨進閑雅曰浚受大人旨召君子閑話浚之居
長橋尾數百步耳元謂浚曰素不識君子之父何相
召也浚曰大人言与君子之大父有世契固遣奉召
也大人已年老久不出入幸恕坐邀意甚勤厚元拒
不獲已乃相浚過長橋已有彩舫艤岸浚元同泛舟
桂楫双奉舟去如飛俄至一山已有如吏者數十立

瑛於岸元乘省輿既。玉則朱扉高闕侍衛甚嚴修
廊絕直大殿雲齊紫閣臨空危亭枕水宝飾虛簷砌
甃寒玉穿珠箔簾磨壁成牖雖世之王候之居莫及
也俄一老人高冠道服立於殿左右侍立皆美婦人
吏曰此吾王也浚乃引元升殿元再拜王亦答拜既
坐王曰久絕人事不得奉謁坐邀車馬幸无見疑固
有少懇即當面毒前日小兒閑遊江岫不幸為頑童
所辱竟死群小之手賴君子仁義存心特用百錢救
此微命不然遂為江滯之土也元方記救朱鮪之意
王頽浚曰此君乃使子更生者也汝當百拜元起欲

答拜王自起持元曰君當坐受其礼此不足報君之
厚賜王乃命置酒高會器皿金玉水陸交錯復出清
歌妙舞之姬又奏仙韶鈞天之樂俱非世所有酒數
巡元起曰元一介賤士誠无他能過荷恩私不勝厚
幸深恐留滯行舟切欲速歸侍下王曰君与吾家有
厚恩幸无遽去以尽款曲元曰王之居此願盡其詳
王曰吾乃南海之鱗長有薄功於世天帝詔使居此
仍封為安流王幸而江濶湖深可以具高澤水甘泉
潔足以養吾老王曰知君方急利禄以為親榮吾為
君得少報厚恩可乎元曰兩就礼闈未沾聖澤如蒙

陰庇生死為崇王曰吾有女年未及笄欲贈洁子若
納之當得其助又以白百斤遺之王曰珠璣之類非
敢惜也但白金易售耳乃別去既出宮復乘前舟女
奴亦升舟同濟少選巫岬賣金至元舟乃去元細視
女奴精神雅淡顏色清美詢其年曰十三歲矣自言
小字雲姐言笑慧敏元心寵愛後三年詔下明日當
試雲姐曰吾為君偷入禮闈竊所試題目元喜雲姐
出門不久復還探知出題目元乃檢閱宿構來日入
試果所盜之題元大得意乃高捷薦名後省御試雲
姐皆然元乃榮登科第授潤州丹徒簿雲姐或告辭

元泣留之不可雲姐曰某奉王命安可久留元開宴
餞之雲姐作詩曰
六年於此報深恩
水国魚鄉是去程
莫謂初婚又相別
都将舊愛与新人

時元新娶元觀詩不勝其悲雲姐泣下再拜離席求
之不見元多對所親言之今元見存焉議曰魚蛇靈
物也見不可殺况救之乎宜其報人也古之龜蛇報
義之說彰甚明此不復道未若元之事近而詳曰
筆為傳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九

青瑣高議後集卷之十

袁元仙翁出神救李生

先生袁元不知何地人也葛裘裘屮履遍遊天下所
至終日沉醉一日遊齊州長清縣市有李生以財豪
於邑下先生曰過其門則引手謂李生曰贈我百金
為酒費生不礙其請即時遺之比日而來元經歲生
无倦色一日先生別生曰久此擾子吾將遠游子能
觴我則主人之意尽矣元將有教子生曰方將為錢
相与先生出郊外酒半酣先生云子有大厄子能慎
之乃免不然禍在不測生曰先生如賜教敢不從命

先生取筆於生手掌書慎字曰子慎勿歐人，則人死子出一月乃死患生歸日夕思慮不敢出徑決旬一日忽聞門外喧競生忘先生之言遽出視焉有跛而丐者在生開典庫前出言甚穢患生忿然毆之跛者仆地首觸戶限奄然无氣既久不復生，大悔泣謂其母曰不听先生之教果有大禍逃則不忍去侍下住則當受極法因大慟生性至孝母曰可竄則偷生无坐而待縛乃由居之後戶而去方出見先生泣拜曰別後踰月滅裂教誨今果如先生之言為之奈何先生曰子復歸吾為畫之先生坐一靜室謂生

曰子出受繫吾有存計先生乃闔戶閉目生出戶觀者如覩吏乃執生俄而跛者坐起少選乃行去甚速吏乃捨生令歸生入室視先生尚閉目端坐若入室者翌日乃開眼謂生曰跛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屍使走焉吾驅其屍今在灵岩山洞澗傍入之所不至處矣先生曰子至孝當有善報子壽期合至七十四今以毆跛者促其四年矣先生將去生曰死生再造之賜罄家所有不足報德不識先生意欲何物先生笑曰吾方与星辰出沒天地久長安用世貨焉

養素先生詔上殿宣賜茶藥

先生姓藍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初見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可愛照若截膏眉目踈遠面若堆琉璃如排玉峯動溫厚接物以和大小皆得其歡心或遊旗亭遇廢民丐於道路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診救疾若仁廟閩先生之名特賜先生上殿賜坐及賜茶藥館先生於芳林園先生告去帝賜先生號南岳嵩山養素先生乃往南岳道觀是日李士儼公昌贈先生詩曰

聖澤濃雲隱逸身道裝宜用鳥為巾
祝融峰下醉明月綠水源頭釣紫鱗
曾見海桃三結子不

知仙豈覺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後
願作雲橋躡履人

先生和云

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紗巾
滿斟村酒浮瑠蟻旋釣溪魚鱠
錦鱗元府鳥鷗飛後夜洞庭花木鎮長春
吾官倘若為同志个裡由來兩个人

先生獨立閣上一夕與人語言侍者穴牖窺之則見江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過此叙話必刻先生一日沐浴坐而召侍者謂之曰吾今

二百七十二歲安可復先生位号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乃奄然先生多遊西川亦往來湖湘間人時復見之

藍先生續補論功行可至神仙

先生居南岳時有弟子陳通叟曰聞諸師曰无功行則不至神仙之位地願先生提耳告其樞要先生曰古之為功行者恐人知今之為功行者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膚淺則无所成就也今折世有跛一足眇一目不能自有者皆天地之廢民能賑之亦有功行有其地无其地有二說焉有其地富者也无其貧者

也有其地則易為功无其地則難為効居難為効之能功又愈於其有地者也然此皆外也外者人能僥為之矣不若積於內能孝於親謹於兄睦於族信於朋友无欺於人无負於神仰天俯地无所自愧此云內也然後從而求其所可為以濟万物之不足去万物之不欲內外一体表裡為用此神仙之用心也久而不已即將有補焉通叟乃再拜

中明子刘昉屍解遊京師

劉昉先生屍解後遊於京師里人簡有從遇之於途邀先生於茶肆有從詢云公非刘先生乎公曰然聞

先生屍解久矣何故至此先生云无則入有假乃歸
真此吾家常事子何訝哉有從言曰當樞衣又同里
門先生面若紅粧我將為枯骨先生獨不教人乎先
生云人之亡於道五十歲前可以出也踰年雖孝之
勤死如壞屋益以完補但可延歲月則子今年七十
歲矣孝之何益好言法律教人爭訟此无損子陰德
先生乃閉目不語久方去有從攝其蹤先生回顧云

僧卜記張圭与馬存問卜

慶曆年錢塘張圭調官都下多与里人馬存往還存
亦待闕中銓之日兩人同遊都門外古寺時有一僧
坐戶門衰朽之甚閉目拱手默然而坐圭与存亦有
在其榜不久僧開目揖存圭復坐圭与存議曰久客
都下未有所及各嘆僧曰子二人欲知食祿之地乎
圭存曰然僧曰吾為子作卦兆之圭存極喜三人環

坐僧乃探懷出皂囊中有美竹及大錢十六文僧以錢疊作浮屠命圭以手觸之錢散於地僧乃俯而觀焉又取錢如前疊之命存以手觸之僧復觀焉曰張之卦乃潰之卦東坐泰山則可西至華山跖塞存卦散卦也南至大庾有跖北至嵩岳无縁張則一幙盖天馬則一邑掃地圭曰易中无潰散二卦僧曰此乃焦貢易林言也俄兩作僧曰老僧笠子在殿後去取之乃入殿後不出圭存乃入殿後訖尋凝塵滿地又无入迹回方詢寺僧云此寺祇一僧无老衰者兩人愕然共記其言然圭授筠州推官存授瑞州高安縣

尉圭至筠州以授賄敗其身存到瑞為儂賊蕩張一幙盖天存一邑掃地之應也彼僧之卦兆也何先知之審



九十九

